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弄堂茄山河

文 / 周曙明

拉拉上海浦东农村里向,老百姓当中流行一种“望爷娘”个习俗。望爷娘,就是已经出嫁到婆家个囡儿,勿管离开娘家路有几化【ji hao 多少】远,只要爷娘还拉拉海,就要回娘家去看望,哪怕做囡几个年纪再大,只要还跑【bao 走】得动,就坚持要去。

帮搭块有句谚语,叫“立夏日勤帮人家种秧,冬至节勤去看望爷娘。”意思是讲冬至前后个白天辰光拉拉一年当中最短。早浪向匆匆忙忙赶到娘家,辰光已近中浪,张罗好中饭,还脱爷娘唠白【lao ba,聊天】几声【jisang,几句】,就勿得勿要忙着回家去,到辰光往得已经黑透彻黑,所以勤拉拉冬至前后头去看望爷娘。葛末啥辰光去好呢?农村里向,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忙碌碌。望爷娘拉拉“秋落当”,或者称为“冬闲”个春节前后头顶顶好。“秋落当”里,秋收秋种已经完成,日里辰光又长。囡儿照娘个鞋样,铺鞋底、扎鞋底、帮鞋面……脱娘做双新鞋子。会得刺绣个囡儿做双绣花鞋,鞋面浪绣“喜鹊踏梅”,选个叫“喜上眉梢”。现在会做鞋子个囡儿勿多了,伊拉会脱娘买双轻巧舒适个皮鞋送拔辣娘,娘接过新鞋子就朝脚浪向着,还要跑两步,跳一跳,又低头看看,笑着讲:“喔哟,交关对脚,邪气适意!”

望爷娘

稻谷晒干扬尽,收藏拉草库、七石缸、栈条圈里,碎碎米【玉米】、赤豆、绿豆、黄豆、黑豆啥小杂粮也已拣清爽,一一放拉拉大髻小髻里,棉花早已卖脱,做棉鞋个黄花衣已经轧好。春节前头到正月半一段辰光,称为“冬闲”期,选个辰光囡儿女婿【ni xi】领仔小囡,拎仔娘欢喜吃个小鸡蛋糕、桂圆、香蕉,爷老头子欢喜个老酒、茶叶,还有鲜肉、腌肉啥啥,跑到娘家帮辣淘米炒菜,开开心心吃中饭。饭后又忙着蟹肉、煮菜、拌馅头裹馄饨,还要做葱油塌饼,选个叫“中饭恰恰【ka ka,刚刚】吃,点心又拉【yi la,又在】烧。”直到日头落山快,再告别的爷娘回去。另外,拉拉爷娘到66虚岁辰光,囡儿会得买一块五花肉,切成麻将牌能大小个66块,一家门去看望爷娘,脱父母祝寿,愿伊拉“六六大顺”;端午节前头,囡儿买了黄鱼、黄酒、枇杷,拿仔自家裹个粽子啥啥,脱男一道去“送礼”望爷娘。爷娘接过礼物后当场吃枇杷,点头称赞,留小夫妻吃饭。临到回家,爷娘拔拉囡儿一顶聚立【xu liu,一种老式雨具】或一只小矮凳作回礼。

现在社会浪向倡导敬老新风,人人以敬老为荣。儿女常常回家看望爷娘,帮助老人汰汰衣裳揩揩浴,剪剪指甲【ji kan】,讲讲闲话,比仔买送个买伊个更加受伊拉欢迎。

沪语小词典

上海闲话“头”字多

- 摆噱头【故作玄虚】 斩冲头【打出头鸟】 起蓬头【开始兴旺】 避风头【销声匿迹】 攒浪头【大言不惭】 起花头【别出心裁】 触霉头【运气不好】 额骨头【福星高照】 有药头【设计陷害】 发调头【发号施令】 转念头【灵机一动】 识人头【阅历丰富】 乌龟头【缩头缩脑】 吮搅头【妄费心机】 放龙头【话不兑现】 捉扳头【挑剔寻隙】 收骨头【严加管束】 倒蓬头【亏本买卖】 叫调头【改变策略】 施甜头【小施恩惠】 好户头【本份老实】 有肉头【油水丰厚】 吃闷头【理亏语塞】 别苗头【争个高低】 嚼舌头【搬弄是非】 吃轧头【受到挫折】 攒派头【有钱摆阔】 扳差头【吹毛求疵】 借因头【巧立名目】 垫刀头【代人受过】 翻行头【漂亮时髦】 轧苗头【审时度势】 挂名头【滥竽充数】 耍滑头【花言巧语】 吃排头【受人批评】 贱骨头【没有志气】 有奔头【前途光明】 有清头【聪明伶俐】 老套头【循规蹈矩】 好笔头【文章精彩】 放风头【透露消息】 搬砖头【无本生意】 抓粒头【大把赚钱】 谈斤头【讨价还价】 瞌睡头【迷迷糊糊】 拉山头【另立一派】 野人头【虚张声势】 二婚头【再婚再娶】 刮鼻头【领导批评】 一哄头【蜂拥而上】 吃搞头【失去信心】 毒日头【赤日炎炎】 呆木头【呆若木鸡】 叫炒头【热炒小菜】 一记头【干脆利落】 寻轧头【无事生非】 轧扁头【左右为难】 装犊头【强加于人】 跑码头【闯荡江湖】 老实头【老老实实】 吊鲜头【菜肴烹调】 焐被头【贪睡晚起】 亨浪头【大腕人物】 吃清头【不明事理】 拆骨头【威胁揍人】 有蹄头【领导赏识】 老老头【七老八十】 来兴头【兴趣浓厚】 小滑头【油腔滑调】 卖拳头【装腔作势】 爷老头【父亲别称】 三吓头【色厉内荏】 砌墙头【搓搓麻将】 陌生头【未曾谋面】 车山头【随意闲聊】 困扁头【痴心妄想】 轻骨头【卖弄风骚】 有劲头【干劲十足】 掉枪头【改变策略】 搭讪头【故意搭讪】 搞花头【阴谋诡计】 黏郎头【人人都有】 贼骨头【偷盗东西】 老贼头【烟瘾很大】 吮搭头【不想搭理】 有来头【身份特殊】 一榔头【重拳出击】 饭碗头【工作着落】 洋葱头【门槛不精】 吮谈头【无话好说】 小老头【年少显老】 懒骨头【好逸恶劳】 出风头【显耀自己】 辣阳头【突然发生】 三斧头【来势汹汹】 困梦头【酣睡之中】 书踱头【死板读书】 乘差头【招手叫车】 药罐头【经常吃药】 光浪头【头发剃光】 摆摊头【小本生意】 骚粒头【青春疙瘩】 吮劲头【毫无兴趣】 加浇头【面条加菜】 脱抢头【衔接不牢】 懒笔头【记录不勤】 硬出头【挺身而出】 盐钵头【吃菜很咸】 看云头【预测天气】 吮活头【悲观绝望】 被横头【被子横端】 游码头【兴趣盎然】 拆份头【合伙分肥】 大舌头【口齿不清】 早发头【发育过早】 晴日头【天气晴朗】 痢痢头【脑袋顶上】 有框头【零碎单牌】 阴凉头【避阳地方】 转风头【形势渐变】 床横头【睡床边上】 叫台头【单位名称】 芋芳头【头型难看】 是多头【无人疼爱】 叫客头【买主客户】 老盐头【喜欢吃咸】 是寿头【办事愚笨】 有盼头【前途似锦】 是嫩头【初出茅庐】 带搭头【硬性搭配】 叫碰头【邀约相遇】 是收头【收尾生活】 叫风头【情势紧张】 是良头【脾气倔犟】 叫猎头【高级职介】 讨虚头【卖物抬价】 一家头【孤身寡人】 一口头【狼吞虎咽】 叫抽头【回扣分红】 陞牌头【仗依背景】 是凶头【凶神恶煞】 做牵头【牵线搭桥】 开听头【醉酒呕吐】 叫香头【葱姜香菜】 是赖头【零碎小钱】 过腻头【满足兴趣】 是赚头【利润部分】 硬脚头【凌空劲射】 香鼻头【两车相碰】 绕山头【反复唠叨】 魂灵头【虚无缥缈】 出日头【旭日东升】 老搭头【长期合作】 是推头【寻找借口】 放码头【放伊一码】 有缠头【死磨硬缠】 是望头【期待希望】 懒脚头【懒于走访】 叫找头【大票找零】 摊被头【折叠被子】 是对头【冤家路窄】 轧妍头【乱搞关系】

老里八早

文 / 叶世芬

天一眼眼冷下来,家家人家屋里向开始加厚被头了。现在大多数人家用个是被套、睡袋啥啥,不过老早子“定被头”是家家人家每年要碰着个常规家务。

定被头前,要拿汰清爽个被面子、被夹里摊辣床浪,拨太阳晒得蓬蓬松个,再拿棉花胎摆辣当中。被夹里个四个边翻上来,包牢棉花胎,绉辣被面子浪。定被头有专门个引线,大洋码三寸长,像牙签介一根。定厚眼个被头,还要用上顶针箍。一只手辣浪上面支,另外一只手辣下面接,四面一兜,一条被头就基本定好了。勿要小看定被头个生活,刚刚学个辰光要戳破手节头,定得歪歪直直,常庄有人拿下面个床单定辣一道,结果只好

定被头

拆脱重做,弄得笑话百出。定条被头勿容易,盖了头颈迭头个头横头,又是容易龌龊,乃末为仔保持清洁,交关人会得辣被头个头横头再定一条毛巾或者搭被夹里颜色差勿多个布料,叫做“被横头”。葛末稍许有眼龌龊,晏得拿被横头拆下来汰汰,就便当交关了。

埃个辰光,考究点个被头用个是丝绵或者骆驼绒;被面子个是织锦缎个,上头绣个花色要末红花绿叶、要末游鱼飞鸟,五颜六色邪气漂亮。新结婚人家个被面子还有鸳鸯蝴蝶、百子登科个图案。帮种五花六花个被头,是新娘子老重要个陪嫁,结婚帮日天要堆辣浪床浪展示拨大家看个!



麟康画

白相

小辰光过国庆节

文 / 冯济民

阿拉小个辰光国庆节放两日假,假使碰到礼拜日连起来就是三日。勿像现在一放就是七日八日,帮个辰光想也勿敢想。现在连得清明节、端午节也放假,还有每个礼拜个双休日,真是开心。

回忆起来,阿拉小辰光过国庆节最开心个就是“三看”。

一是看大游行。帮个辰光一年大游行有两趟。一趟是“五一”劳动节,一趟就是国庆节。阿拉屋里向住拉拉南昌路,我看大游行就到淮海路、雁荡路口去看。游行队伍从人民广场出来后分成几路,其中一路经过黄陂路就到淮海路。看大游行个人多是多得勿得了,我老早就去抢地方。我最欢喜看游行队伍里会得动个各种模型,还有就是穿漂亮衣裳个文艺队伍得仔敲大铜鼓、吹大喇叭个乐队,神气得勿得了。大游行一般两个钟头勿到。我一直从头看到底,因为人矮,瞄得脚酸也勿晓得了。现在想想帮个辰光个“胃口”真是老好个。

二是看焰火。日里向个大游行结束已经是中浪向了。吃好中饭就稍微休息一歇。因为夜里向还要去看焰火。帮个辰光一年到头只有国庆节放一趟焰火。看焰火也是阿拉过国庆节个一桩大事件。我有辰光赶辣辣交通管制前头到人民广场去看,有辰光就到屋里附近个马路路口去看,还有个辰光索性爬到屋顶顶浪向去看。五颜六色个焰火真是好看。每趟焰火放出来总会激起一阵欢呼和尖叫。记得帮个辰光有一种焰火里有小降落伞飘下来,大家就齐齐去抢。抢到个人勿要忒神气噢。

三是看彩灯。国庆节外滩、南京路、淮海路搭四川北路啥啥个彩灯邪气漂亮。马路浪是人山人海,阿拉一帮小人轧辣人堆里向东穿西跑。袋袋里向有点铜钿还好买点小零食吃吃。有趟亲眼看到马路上个是一堆鞋子,依想想看灯个人多哦?

我从“三看”变成了“一看”,一日到夜坐拉拉屋里向看电视,不过想想当年个情景还是蛮有劲个。

行结束已经是中浪向了。吃好中饭就稍微休息一歇。因为夜里向还要去看焰火。帮个辰光一年到头只有国庆节放一趟焰火。看焰火也是阿拉过国庆节个一桩大事件。我有辰光赶辣辣交通管制前头到人民广场去看,有辰光就到屋里附近个马路路口去看,还有个辰光索性爬到屋顶顶浪向去看。五颜六色个焰火真是好看。每趟焰火放出来总会激起一阵欢呼和尖叫。记得帮个辰光有一种焰火里有小降落伞飘下来,大家就齐齐去抢。抢到个人勿要忒神气噢。

三是看彩灯。国庆节外滩、南京路、淮海路搭四川北路啥啥个彩灯邪气漂亮。马路浪是人山人海,阿拉一帮小人轧辣人堆里向东穿西跑。袋袋里向有点铜钿还好买点小零食吃吃。有趟亲眼看到马路上个是一堆鞋子,依想想看灯个人多哦?

我从“三看”变成了“一看”,一日到夜坐拉拉屋里向看电视,不过想想当年个情景还是蛮有劲个。

沪语趣谈

“北寺塔”与“不是塔”

文 / 顾伯敏

记得拉拉苏州北寺塔白相个辰光,碰到个北方人,伊问我:前面是什么塔?我回答伊叫“北寺塔”。“什么?‘不是塔’?”北方人有眼搞勿清爽了。我再回答伊:“是北寺塔!”我看伊眼珠子瞪了老大,自说自话讲:明明是塔,怎么会说是“不是塔”呢?哦,选个辰光我再晓得南方人跟北方人讲个“不是塔”同

音,难怪伊听勿懂。我再勿讲清爽恐怕要拔伊吃生活哉,我舌头一卷,搭伊开国语:“北寺塔”是北方的“北”,寺庙的“寺”叫北寺塔”,伊面孔阴转晴了:“俺以为拿我开玩笑。”

各地个人来苏州白相,勿要讲我真个碰到过,随便依用上海闲话还是苏州闲话搭仔国语讲,听下来是讲“不是塔”。那勿相信拿上海闲话讲一遍试试看。

名家搭依书城碰头 最后600本限量签售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汝刚、马莉莉助阵10月4日上海书城《浓浓沪语海上情——〈上海闲话〉精编》签售会

应广大读者个要求,同时也为了满足读者对于上海文化个喜爱之心,上海辞书出版社将于10月4日下午2点到3点半,拉拉福州路上海书城三楼举办“《浓浓沪语海上情——〈上海闲话〉精编》签售会”活动。该书主编吕争、钱乃荣搭著名滑稽剧团表演艺术家王汝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马莉莉将出席签售会,还搭欢喜上海闲话个读者互动。《浓浓沪语海上情——〈上海闲话〉精编》一

书拉拉书展亮相后,得到了交关读者个欢喜,创下了书展1小时签售纪录。帮本书尤其是得到了沪上上海人个青睐,伊拉拿伊当学习上海闲话个教材。为了保证每位现场购书读者个能够拥有嘉宾个签名留念,帮趟活动限量销售600本书。另外,活动中还限量提供100本《上海话大词典》参加签名售书活动。